

双头鹰文库

方珊 张冰 主编



Z U I H O U Y I K E Z I D A N

最后一颗子弹

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生

[俄]阿·米哈依洛夫 著



华夏出版社

最后一颗子弹

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生

[俄] 阿·米哈伊洛夫 著

冯玉芝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颗子弹/(俄)米哈依洛夫著;冯玉芝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

(双头鹰文库)

ISBN 7-5080-2342-0

I. 最… II. ①米…②冯…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8651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先锋印刷厂

版 次: 2001年1月北京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

字 数: 383千字

定 价: 3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方 珊

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尽管它历经磨难,仍不失其灿烂耀眼的光辉。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生活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公元6—7世纪时,斯拉夫人信仰的还是多神教,从事农耕生产。原始公社解体后,开始了封建化的历程。9—10世纪,斯拉夫人接受了基督教,成为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斯拉夫文化进入基督教文化圈。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使基督教文明分为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两大形态。俄罗斯人则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属于东正教文化圈,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这从基辅罗斯时期的语言、宗教与文艺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古代罗斯所建的索菲亚教堂鲜明体现了其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联系。

拜占庭文化尽管其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但它仍保留着希腊式文化,使用的是古罗马法,并按罗马帝国模式来治理国家,这样,拜占庭文化特点不仅由其处于亚欧交界的地理位置所左右,而且也由其连结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与东方的伊斯兰教的桥梁所决定。这些文化特点也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文化之中。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并于1480年摆脱了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随后经反复无常的伊凡强行建立的沙皇独裁政府,于罗曼诺夫王朝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一方面巩固着专制国家体制使农民沦为农奴,另一方面也在学习西欧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转型。叶卡特琳娜女皇也是如法炮制,一方面尊重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行一些政策改革,但同时却扩大农奴制,并通过“贵族宪章”使贵族拥有农奴的永久权利,以至于启蒙运动在欧洲曾作为资产阶级兴起的思想武器,而在俄国却被用来作为完成早已开始的君主集权制的工具。1861年,俄国总算颁布了解放农奴法令,可农奴的解放并未使俄国农民成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却仍受到村社、家庭的束缚,并没有个人自由。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直在缓步推行西方化与维护专制统治之间游弋,俄罗斯思想界也一直处在西化派与斯拉夫派既相冲突又相联系的张力场中。

19世纪的俄国已从普鲁士边界延伸至太平洋,成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辽阔广袤的疆土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秩序,这使俄罗斯既不满于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又无力为自己谋求更大的霸权。俄罗斯素有肩负某种伟大神圣使命的宗教理念: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已深深渗透在俄罗斯人的文化精神中,成为俄罗斯民族之魂。有道是,英美人喜谈体育运动,法国人喜谈女人,俄国人则爱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因而俄国人有了“上帝使者”、“上帝追求者”之感。俄国人特有的虔敬感、同情感、

羞涩感带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他们注重敬拜甚于讲道，对上帝和神性真理怀有热切的思慕，对不幸与受苦者怀有深深的同情与宽恕，对不公正的待遇逆来顺受，以及对神圣象征和神秘主义怀着忠诚。东西方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悖论，以至于用理性难以悟解。正如丘特切夫的诗：

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
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
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
惟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

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抵抗主义、虚无主义、信仰崇拜等等思想体系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多棱镜，为我们窥见俄罗斯灵魂提供了窗口。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灵魂的代表。他们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持续碰撞中，不断地以西方思想审视俄罗斯生活，又以俄罗斯的情感审视着西方生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反省与批判，促使俄罗斯文化逐步融合着东西方文化。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是东西方的综合，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这鲜明表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之艰难。这在20世纪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正因为如此，使中国人悟解俄罗斯文化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我们将尽力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读者亦须警醒自己：除了

理解还需悟解。在此,任何走捷径与省力的打算,都会导致误解与片面。

翻译是一种跨语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它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以便消除相互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产生的隔膜、偏见与误解,使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它同时亦是一种对话,它将使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中俄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不过由于当时各种原因,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仍有缺失。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改革的深化与中国的开放,国内已陆续出版了俄罗斯文化丛书(如白银时期),介绍了为中国读者甚少了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与流放西方的思想家,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

值此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亦在走入中国。本文库愿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完成这一伟业,欢迎学术界同仁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批评指正。文库愿益于中国21世纪新文化之建构,愿益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健全发展,愿益于中俄及中外文化之交流,愿益于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对话。但愿学术界同仁与广大读者关心、爱护本文库,使其与新世纪携手共进。

殷殷期盼焉,是为序。

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谜

代译者序

1930年4月14日，随着一声枪响，俄国本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马雅可夫斯基告别了人世。从那以来，诗人为什么会自杀的问题，就开始萦绕在各类人等的心头，历经半个世纪而不去。为什么？为什么？人们在追问。这个问题，老实说，直到现在，都令俄国以及非俄国的文学史家和普通读者困惑。

实际上，就在当时，即诗人自杀的消息刚一传开时，已经不止一个人表达了他们心中的疑惑：“马雅可夫斯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令人惊奇，惟独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居然会自杀。谁都可能自杀，惟独他不会。”（阿达莫维奇）；“把自杀的念头与这么一个人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卢那察尔斯基）；“他的死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一个最忠诚于革命的形象相吻合。”（马尔金）；“他的死与他的一生太不协调了，与他的整个创作太不协调了。”（《真理报》编辑部文章语）；“这样的死与我们所认识的马雅可夫斯基无论如何联系不到一起。”（阿·哈拉托夫）；“这不像他的作为。难道我们大家还不知道他吗？”（科利佐夫）；“他当然没有为这样一种结局提供任何理由。”（彼得·皮利斯基）；“不可思议。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杰米扬·别德内依）。

然而，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对它，无可置疑，不容否认。况且，早在自杀前，在与友人谈话的一次间歇中，马雅可夫斯基就曾在一封短筒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请不要造谣，死者对这一类把戏深恶痛绝。”显而易见，他的自杀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自杀的前两夜，他已经在为行将发生的事预作警告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马雅可夫斯基举起了手枪对着自己头颅的呢?

是啊,如果从表面现象看,促使诗人自杀的理由可说是太多、太多了。1929年,在苏联政治生活领域里,可说是“多事之秋”,所发生的众多事件,都可以是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远因和近因:2月,布尔什维克党内差不多是惟一给他的长诗《好》以好评的领导人列夫·托洛茨基被以“贝壳流放”的形式驱逐出境;11月,布哈林离开政治局;4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党开始对文艺界实行整顿。夏末秋初,报刊开始了对皮利尼亚克和扎米亚金的围攻,其原因是此二人在国外出书。围攻不以这两位作家为限,它所针对的是整个文学界。9月12日,从1917年以来一直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之职的、始终给列夫派以支持的党内“唯美主义者”卢纳察尔斯基被免职。前此曾多次出国的马雅可夫斯基,第一次受到拒发护照的对待。同年10月11日,马雅可夫斯基得知,身在巴黎的俄侨雅科芙列娃(马雅可夫斯基曾想与之结合,称她是拯救自己的惟一救星),嫁给了一个外国人,他想用一次伟大的爱情拯救自我的希望破灭了。与此同时,马雅可夫斯基作为一位诗人的生涯,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澡堂》的演出以失败告终。《创作20周年展》被取消。他和朋友发生了争吵,他加入拉普……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诗人的精神生活产生这样那样的不利影响,然而,作为外在因素,它们还是不能最终向我们说明和解释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根本原因。

那么,是不是诗人的爱情生活发生了什么不可逆转的变化了呢?看来,也不是。众所周知,马雅可夫斯基对丽莉的爱刻骨铭心。在长达15年的时间中,虽然也有过波折,但他和丽莉包括她的丈夫勃里克,一直维持着一种既像是朋友,又像是情人的关系,相濡以沫,以诚相见,肝胆相照,患难与共。马雅可夫斯基把他与丽莉相识的那一天,称作他一生“最高兴的日子”。那是在1915年

夏。此前，丽莉已久闻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大名”，只是印象极差，以为他不过是个好出风头的诗坛“小丑般”的人物罢了。那年夏天，丽莉的父亲生病，她和丈夫勃里克回家探望，与陪其妹来家的马雅可夫斯基不期而遇。当他们夫妇俩到家时，家人正在担心，因为妹妹与一个名声不好的青年出去散步去了。好在妹妹埃尔莎和那青年并未在外停留多久，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这是丽莉与诗人的初次相识。

时隔不久，在彼得堡丽莉家，诗人与勃里克夫妇再次相会。这次见面给丽莉夫妇留下了震撼的印象，使他们对诗人的天才有了深刻的感受，以此奠定了三人终生不渝的爱情和友谊。从此，他们开始实践类似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新人”所力行的“合理的利己主义”道德原则，过着一种十分特殊的生活。在此后的15年中，马雅可夫斯基写给丽莉的情书多达125封，并且把自己的所有诗作，题献给丽莉。丽莉成为他永恒的恋人，即便中间穿插过别的女人或男人，但此二人的爱情却丝毫未因类似的原因而有所淡化。

当然，中间也有过一些小的波折。例如，导致马雅可夫斯基与丽莉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关于这事》事件。那是在1922年秋。此前，丽莉就曾抱怨诗人成天只顾打牌，不务正业。11月，马雅可夫斯基在工艺博物馆作报告“柏林现状”中，对自己并未亲闻亲见而是从勃里克那里听来的传闻当作自己的体验在报告中引用，使得丽莉很生气，这成为导致他俩关系出现第一次危机的导火索。从1922年12月28日至来年2月28日两个月中，两人相约互不见面，各自好好反省一下自己。这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犹如“蹲禁闭”。在此期间，两人虽也曾偶或在街上或编辑部遇过两次，但丽莉对诗人待答不理。马雅可夫斯基曾数次潜回住处，送花送礼物给丽莉，丽莉也不为之所动。在这一强制分离过程中，马雅可夫斯基的感情得到了升华，他在此期间开始了日记的写作，他在日记和长诗《关于这事》中，率直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诗人在此声称：

“那尖爪的狗熊/——嫉妒/已被剥光了皮。”声称：“我爱你”，无论发生什么，也无论她是否回报，因为“爱是万物之心”。阿门！本来，到28日中午，“刑期”就该结束的，可是，订票（他俩相约一起去彼得堡）发生了一点小的意外，只能订晚八点的票。当两人在月台上相会时，马雅可夫斯基快跑着迎了上来，拥抱着自己的情人，向她朗读了他在此期间写的长诗《关于这事》，泪流满面，朗读完后，他把诗稿撕得粉碎，从此，两人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且，也再未发生任何波折。

一直到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当时，三人的关系也没发生任何变化。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当天，丽莉正携其合法丈夫勃里克在国外旅行。诗人自杀时，夫妇二人正在阿姆斯特丹，他们给诗人发了一张明信片：“这里绝对是百花盛开！……我们吻你的小嘴。丽莉、奥夏。”口气一如往日，语气亲切随和，并无任何反常呀！

然而，如果不是爱情上的原因，又有什么可能导致诗人的自杀呢？从来的解释者都只关注外部原因，而鲜有从诗人的精神气质方面予以解释的，而我们认为，促使诗人自杀的根本原因，还应该从诗人自己的精神方面寻找。

……

让我们把视线移到1920年春。

是年春，在从柏林在莫斯科的列车上，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好友罗曼·雅各布逊，不期然在列车上邂逅。两人自然是大喜地过望。马雅可夫斯基自己不大懂外语，但他十分尊重被人称为伟大的语言学家的“罗姆卡”。于是，诗人要罗曼讲一讲此次欧陆之行的见闻，特别是科学界的新发现。罗曼讲起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超光速、时间隧道等科学新概念，说这些思想此时正风靡整个欧洲。马雅可夫斯基听得异常兴奋，他陷入了无羁的遐想之中。少顷，诗人正尔八经地问雅各布逊：如此看来，人真的会不朽，会死而复生吧？又说：如果她们的科学院院士能为他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他情愿给院士支付一份院士的口粮。

奇怪吗？一点儿都不奇怪。要知道，如果把马雅可夫斯基放在他创作的整个白银时代来看，这种相信人的灵魂不朽，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从民间到知识界的信仰。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生活在“未来王国中的”诗人。就是没有爱因斯坦，他本来就是费奥多洛夫的“共同事业”思想所鼓吹的死者复活说的虔诚信徒。当时的很多人，都为神秘主义宗教哲学思想所蛊惑。俄国文化中本来就有许多神秘主义的因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出现，之所以会在俄国激起那么大的反响，为那么多人所信奉，而且是从神秘主义方面信奉的，其源盖在于此。纵观白银时代的俄国社会，诸如此类的信仰可说比比皆是。尼采的永恒轮回说，费奥多洛夫“共同事业”说，象征主义的造神说和寻神说：杜勃洛留勃夫的神秘教派，施泰纳一出现，俄国彼、莫两大京城中，跟随其学说，风响影从的贵妇淑女，如今日之追星族。当时，一个相信灵魂不死说的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自己的葬礼上，他要与送葬的人群同行，并在暗中将他们嘲笑！^① 就连当时差不多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维亚·伊万诺夫在与格尔申宗的通信中也说：我身上的太一和全宇宙性，乃是一个“贵客”，他对我的造访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我不放弃上帝的信仰，它就会将我提升，“甚至会赐我以不朽”。而格尔申宗也回答说：他同样也对个人的不朽深信不疑^②。俄国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称作癫僧的传统，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名叫拉斯普京的农夫能成为皇后的座上客。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明乎此，我们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信仰，也就不会惊奇了。就马雅可夫斯基来说，诗人，就是一个借助想象力以超越自身的此在、实在和物质存在的人；他与以上那些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此类

① 《别尔嘉耶夫传·俄国部分》，第107页。

②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第390页。

信仰染有更多的未来和理想及革命的色彩罢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创作,从第一首直到最后一首,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那就是自杀。这,成了马雅可夫斯基为自己所创造的一个“神话”。

托洛茨基就曾指出,马雅可夫斯基如神人同形论者一样,把自己与自然力等同了起来。在长诗《一亿五千万》中,马雅可夫斯基以抒情主人公的名义把自己化身为一个由一亿五千万人组成的集体。马雅可夫斯基作为一个诗人的最大特点,如他所说,即在于对于死水一潭的日常生活的个人的反抗。他要挣脱此在,而从未未来攫取彼在。日常生活如死水一潭,古井一口,纹此不动,已愈千年。“日常生活这匹母马一动不动。”马雅可夫斯基最痛恨的,莫过于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画地为牢,陈陈相因。马雅可夫斯基所信奉的革命,体现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中:革命与诗人的灭亡相联系!因为诗人乃是使全宇宙获得真正复活所必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当革命戴着荆冠走来时,“我将撕开我的胸膛,把我的心掏出来,像一面旗帜,鲜血淋漓地交给你们”(《云》)。诗人用他那贪婪的耳朵全力捕捉未来,但他注定不可能踏上那片乐土。在诗人的心中,未来乃是消弥了一切矛盾的王国,是安徒生的童话和爱的彼岸。“公社是消除了官僚,并只有诗歌在飘扬的地方”。诗人知道并深信,诗,包括他的诗,都是速朽的,是“百无一用”的,是谁也不需要的。未写完的长诗《第四国际》的主要情节就是,社会革命完成后,人类变得烦闷无聊起来。日常生活仍如死水一潭依然故我。于是,在“第五国际”的领导下,人类开始进行第二次革命——精神革命,建设新生活,创造新艺术和新科学。长诗的序言乃是一道命令,命令人们庆祝诗的美,把数学公式和逻辑的简洁和精确引入诗中。除此之外,诗人幻想把理性与非理性统一起来,但最非理性的是爱情——“全能的主呵,您赐人以双手, / 你使 / 每个人都又有一颗脑袋, —— / 可为什么你不能, / 要人没有痛苦, / 当他们亲吻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跳蚤》是一部扎米亚金式的反乌托邦。

但马雅可夫斯基坚定地相信：他既然可以死四次，也就可以复活四次。这，不过是四次考验罢了。所以，死不足惧——反正，你即便活一辈子，也见不到世界大同的那一天，因此，倒不如早死早复活。“我的一生，尘世的一生，/我反正是活不到头的，/我对尘世上的我，/也不太喜欢。”因此，诗人自称：“每个人——都有一粒子弹/每个人——都有一把刀。/我何日归去？/哪把刀归我要？”

一般人总爱把马雅可夫斯基和未来派那份臭名昭著的宣言联系起来，以此为据，说他们都是些激烈的反传统派，殊不知这是个极大的误解。这是因言废人的典型例子。实际上，早就有人指出：把未来派的宣言与其创作实践等量齐观，乃是大错而特错了。人们把猫说成是虎，为的是把它吊死，以便将自己打扮成打虎英雄武松！实际上，未来派在创作上，有他们自己所承传的文学先辈和文学传统，即使是对普希金，他们也是充满尊敬的。雅各布逊——这位研究未来派诗学体系的著名学者就曾指出：实际上未来派与俄国文学传统血肉相联。实际上，未来派那种激烈的言词“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从现代轮船上扔下去”云云，只不过是一种战术手法，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引起人们的关注！未来派走上文坛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论平地与山尖，到处风光尽被占”的局面，他们要想从象征派独霸文坛的局面下解放出来，只有大喊大叫，像一群闯入剧院胡闹的大孩子！例如，一方面，在马雅可夫斯基笔下，他有“可为什么不攻击普希金？”的疑问，另一方面，紧接着，他又怀着万分柔情对普希金低语道：“用不了多久连我也将死掉，/连同我的声音。/而我死后几乎与你并列。”

马雅可夫斯基最向往的，就是战胜死亡。“我看见，看见……看得万分仔细……永不朽烂和风化的……数百年锻造出来的……使人类复活的作坊。（《关于这事》）。他还以未来的名义请求化学家同志：“把我复活。/哪怕是因为我/曾是个诗人。我期待着你，/把日常琐事统统抛开/把我复活/哪怕是因为这个！/把我复活吧

——/我想活到头!”在剧本《澡堂》里,从未来的时间列车上走下来一位浑身鳞光闪烁的女人,她负有挑选优秀人才的特权,以便把他们送往未来的时代。

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意神话中,不朽及其形象贯穿始终,成为其创作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之一。不朽在他心目中,不属于彼岸,而属于此岸。“从那如山丘一般的坟墓里,死人站了起来,在他们那已被埋葬的骨头上,长出了新肉。

自杀的主题,成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不绝如缕的音流。在电影剧本《你过得好吗?》中,当一位女共青团员自杀的消息传来时,诗人说:她跟我太相像了!随后,剧中人诗人开始为自己设想各种自杀法:上吊、钻火车、跳河、枪毙、割脖子、跳楼、服毒……诗人自述:他打小就为这一代人的痛苦而痛苦,视生活如苦役,以此强烈向往未来,向往永恒。可是,与日常生活单打独斗,越来越无出路。提前取胜无望。诗人注定要被窒息在“此时此刻”：“妈妈！……/告诉妹妹,告诉柳达和奥莉娅,/他已经无路可逃。”(写于《关于这事》诗稿页边的一句对白。)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几乎逐字逐句写在了诗人留下的遗嘱中：“妈妈,妹妹和同志们,请原谅——这不是个好办法(我不希望别人采用这种办法),可我的确无路可走了。”

马雅可夫斯基早就对自杀做好了准备。早在15年前,他就在一本诗集的序言中写道：“我越来越频繁地想道,/最好是在自己的结局处,/划上最后一个句号。/今天,我/为防万一,/先行举办告别式的音乐会。”

这一主题在长诗《人》(1917年)和《关于这事》(1923年)中,表现得最强烈。这两首诗中都回荡着这一不祥的哀乐,它们的共同主题是：“爱的方舟被日常生活给击碎了”(《遗嘱》中语)。诗人在诗歌《人》中,详尽地描写了他的自杀过程。而在《关于这事》中表现得更明白无遗:这已不是文学了,而是事实文献。如前所述,这首诗写于马雅可夫斯基在自我反省的“禁闭期”。在此期间,诗人

忍受着相思的煎熬，度日如年地等待着“刑满释放”的那一天。他对丽莉的爱达到了势不可遏的顶点，为此，他写下了长达数千字的日记，细致地分析了自己对丽莉的感情，最后的结论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指与丽莉丈夫共享丽莉的爱），也无论丽莉属于谁，他誓死忠于自己的爱情。在此诗中，自杀更进一步细节化了。把这首诗与叶赛宁的临终诗两相比较，其立意更深：叶赛宁只把生与死等量齐观而已，而马雅可夫斯基则认为生比死更艰难，真像郁达夫所说的那样“生非容易死非难”。

也许，人们会认为：怎么可以把文学（手法）与生活等量齐观呢？然而，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艺术）已经全然生活化了，而生活艺术化了，诚如英谚秘说：“生活比虚构更真实”。

至少在马雅可夫斯基自己，对传记与创作的关系是深信不疑的。他说过，诗人的全部创作甚至会取决于他平常穿什么衣服，取决于他在家怎么和妻子谈话。在一段遵循勃里克的意见被删去的诗段中，马雅可夫斯基这样写道：“我想让自己为祖国所理解，/而如果她不理解——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从一边轻轻绕过我亲爱的祖国，煞像夏日里落下的一阵斜雨。”

马雅可夫斯基身边最亲近的人，包括他终生热爱的丽莉、勃里克，也对诗人的自杀丝毫不觉得惊奇和突兀。事实上，他们对此早就有预感。丽莉和丈夫是在4月13日离开伦敦前往阿姆斯特丹的。14日，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当天，他们给诗人发了一张明信片（内容已见前述）。那天，夫妇二人在街上为瓦洛佳买了一根手杖和一条烟。4月15日凌晨，二人抵达柏林。旅馆门房给他们几封信和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丽莉想：这准是瓦洛佳寄来的。于是，她把信和电报顺手搁在口袋里。上了电梯后，才逐一打开信和电报……

最先知道此事的是柏林的苏联大使馆。他们当即为勃里克夫妇办好了签证，于当天晚上就送他们回莫斯科。4月17日，二人

抵达莫斯科。

自杀的消息很突然,但丽莉觉得: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她只是惋惜假如她早点回来的话,肯定会把诗人的死期推迟一段时间。

丽莉及其他人早就察觉马雅可夫斯基对自杀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丽莉和她的妹妹都说,马雅可夫斯基曾多次说到要自杀。1919年,罗·雅各布逊对丽莉说:他无法想象一个老年的马雅可夫斯基是个什么样。丽莉则说:“他会老?才不会呢!他从前就有过两次(1916或1917年)想要自杀,想把自己给打死,手枪里总是给自己留着了一颗子弹。总有一天,那颗子弹会为自己找到目标的。”此事见马雅可夫斯基的1号笔记本(写于1917年):“7月18日8:45分。不知何故,万一突然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了那该怎么办好呢?10月11日4:30(15)分,结局。”

对于作为一个男人和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来说,爱情,女人、艺术、革命,都是一场生命的赌博——马雅可夫斯基酷爱玩带赌博性质的牌戏。他赌起来认真而不妥协,因为他知道,一旦失败,所能得到的便只有绝望。和他同时代许多诗人一样,马雅可夫斯基同样热衷于一种所谓最高纲领主义,其核心主旨就是,如果不是一切,那就宁肯一无所有。所以,生存对他来说,只有一条出路。中间道路,委屈求全,苟且偷生,得过且过,明哲保身,诸如此类的人生格言,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向死而生,为生而死,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真正动机。其他所有因素,只能影响马雅可夫斯基实施自杀的时间早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马雅可夫斯基身上本能的自杀冲动。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既是向未来的“一跳”,也是对此在的一次果敢的冲击,当然,也是对现实的一次抗议!

张 冰

1997年12月22日